

農兵文藝叢書

馳騁直前與民同慶

著 嵐山劉



行發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

766·P19·46K·P.60·\$1.4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初版  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三版  
長春新報社印刷廠承印  
長春造20001—23000冊

---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潘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濟南西安長沙開封

香港大連哈爾濱重慶

# 目 次

駝子直腰	一
王老闆回家	九
童養媳翻身	五
榮軍回家	三
尼姑還俗	三十

# 駝子直腰

——江南農村的故事

—

寒冬臘月雪花飄，

大頭寶敲鑼滿村跑；

別人問他幹麼事，

他說：『雙廟開會去。』

『開的什麼會？』

『改選我農會。』

『曬時我去開？』

『吃過晚飯來。』

『坐一會，烘烘火；』

『跑着身上倒暖和。』

二

風飈雪片像白煙，  
人在雪裏跑的歡。

天氣寒冷人心熱，  
大雪路上人不絕；

一隻風燈一陣人，  
笑聲話聲分不清。

大頭寶，真好佬，

彎彎拐拐幾十村，

鷄子沒歸籠，

他就跑遍了。

雙廟門口一盞燈，

四面八方照得明；

三個紅字『鄉政府』，

燈籠上面看的清。

噼噼啪啪鬧不停。

### 三

從前白天不敢從門前過，

今個雪夜湧進鄉政府，

問一問：『你來做麼事？』

都說：『我來農會堂開會的！』

『大爺大媽啞靜點，

聽我先說頭一件，

今個改選農會長，

要選個能公能道能苦又能幹

的。』

雙廟四外一片靜，

雙廟屋裏人轟轟，

好像熱鍋炒蠶豆，

鄉長話剛說完，

大人姪子舉起拳；

數數人頭九十四，

九十三個拳頭舉的是駝子。

『新會長，講講你的來頭！』

駝子上台汗先流；

底下人着急，台上人發愁：

『我的媽呀，這話從哪起

頭？』

『說呀，駝子哥，

你害怕醜麼？』

風不吹，雪不落，

人不吐氣聽他說。

#### 四

落地我一白二胖，  
直苗苗地像隻小羊，

屋裏窮，無田地，

達達管我叫駝子。

大爺子，二媽子，

你們有眼都看見：

達達不懶，媽不敗，

我家滿屋都是債。

人沒牛尾巴長，

挑呀扛呀不冒一椿；

十二歲那年惹了財主的惱，

一鐵棍打彎了我的腰。

## 五

還不清楊家的債，  
揭不開破鍋蓋；

肚子餓的叫嘒嘒，

我帮楊三吼當小伙計。

彎腰駝背滿地挨，

苦生苦活爲何來？

媽媽病倒買不上藥，

達達死了買不起棺材。

討付豬大腸過個年，

春荒難度四處跑，

生活好比老叫驢，

閒時散月無人要，

蒙住眼睛推磨子；

打柴火，鋤地草，

轉子三十一個年頭啦，

買賣賣糊個小半飽。

轉到梢來落個窮光大。

年關進，天天去殺豬，

東跑西跑不落屋；

好比天翻地也覆，

好話說了萬萬千，

窮人站起倒了財主；

## 六

惡霸楊三吼被捶垮，  
泥巴腿子當起了家。

心裏老想着共產黨，  
教咱窮人掌了權！

有了土地有了屋，  
三家共一條大黃牛；  
勤耕苦種生活好，  
今冬做一件大棉襖。

三十年來捎一屁股窮，  
如今抖個乾乾淨，  
直起腰桿做個人，  
誰還說我駝子像驢熊！

做夢想不到有今天，  
嘴裏說不出心頭甜；

話說完了巴掌拍的響，

## 七

多年的瘦田變肥田。

駝子直腰當會長，  
搞土改，放夜崗，

吃苦差事總是帶頭扛。

春風吹來草發芽，

水田裏蝦蟆叫哇哇；

土地回家農民笑，

來了共產黨，駝子直了腰。

有了土地好生產，  
不分晴雨連夜幹；  
開荒拾糞是好手，

一九五〇·一·上海

## 王老闆回家

王老闆開個豆腐房，

住在城外莊子上，

兒子乳名叫小羊，

一家三口度時光。

鬼子見人就亂殺，

莊子上人家都跑光。

鬼子殺了王家的姪，

王老闆連夜向外爬；

一逃逃到烏鵲嶺，

荒山野處沒有人家。

蘆溝橋頭炮一響，

縣城裏逃跑了國民黨；

|小羊媽逃難帶着病，  
王老闆揩也揩不動；

跌跌爬爬走下嶺，

老媽媽死在半途中。

討着吃着慢慢挨，  
挨到勝利回家來；

果然挨到那一天，

趕走了鬼子回家轉。

家破人亡無處存身，  
荒村破廟住上一陣；  
王老闆心裏真悽慘，  
只盼着勝利那一天。

屋倒牆塌冷清清，  
石磨子埋在黃土中；  
鄰居一個也沒有，  
天不晚就有狼叫聲。

王老闆流淚望了望，  
回到城裏大街上；  
去年討飯還好討，  
今年討飯也不行了。

清早就跪在街道邊，  
到晚討不到半文錢；  
衣又單來天又冷，  
肚子裏裝滿了西北風。

---

苦人肯幫苦人忙，  
賣餛飩的給他一盃湯，  
又遞給他一塊餅，  
稀哩呼嚕吃一場。

天寒夜涼沒處蹬，  
高門樓下盹一陣；  
三更半夜有人叫喊，  
王老闆吃了一大驚！

抬起頭來望一望，  
手電筒照在他臉上；  
拴將起來就拖走，  
一句話也不讓他講。

---

硬說王老闆是強盜，  
要他把搶去的金銀繳出來；  
要他把伙伴全招出，  
好把他們都捉來。

捉進警察局把人關，  
一下子關了一百天。  
原來是高門樓裏住個官，  
那天夜晚遭搶案。

滑稽滑稽真滑稽，  
國民黨贓官不講理；  
王老闆實話說一遍，  
身上挨了幾十皮鞭。

橫豎不過是一死，  
招了倒可少受罪；  
編個口供承認了，  
惟願早些槍斃掉。

寧願去死也不行，  
要他交出金和銀；  
剝了皮，抽了筋，  
王老闆也拿不出半分文！

一關就是三年整，  
王老闆瘦得不像人；  
老命早不打算要，  
忽然來了解放軍。

打開城門拿住贓官，  
打開了鐵牢問舊案，  
三年的冤獄洗清了，  
牢裏放出了王老闆。

給盤纏又寫介紹信，  
送件衣服穿上身；  
告訴他回家好好幹，  
四十歲成家還不難。

---

太陽出來耀眼紅，  
春風吹開了他的心；  
歡喜的眼淚直流淌，  
一路笑着到他莊上。